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二十

甲申死難列傳有終

夫生死之於人亦大矣而老子曰民不畏死柰
何以死懼之則是於死之外更有甚於死者故
同一死也而人復於死之中生分別焉列等第
焉曰若人也於死而無媿色若人也於死而有
媿色猶之烈婦人以身殉節擗然曰余拚一死
淫婦人以身殉淫亦擗然曰余拚一死也則無

異其所以處死者則有異也吾思宗烈皇帝以死殉社稷者也千古帝王之死至烈皇帝而真無媿也烈皇帝之臣之死以死殉烈皇帝者也千古臣子之死至烈皇帝臣子之死亦應無媿色而今試論之其真無媿色者能有幾人烈皇帝之世有君無臣凡所以求賢者不一途用人者不一格然終烈皇帝之世訖無一人為起而應之為爵祿者死護爵祿為

利名者死護利名為門戶者死護門戶後之殉
難諸君子雖不為爵祿利名門戶而死然其所
以不得不死者亦仍為爵祿利名門戶也推此
一念雖名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對君
父者矣救火者死於火捨火者亦死於火二者
同死於火不可謂捨火之死與救火之死同其
一死也吾觀死事諸君子之材略皆有入智慧
入經濟大學問使其當闖賊未入都之前同心

戮刀如拯溺救焚則吾 高皇帝二百八十二
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豈遂敗壞至此而無奈何
官者一當職守便如燕人之視越徧地烽烟皆
謂不干已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撲燈之
蛾與處堂之燕皆成灰燼則 烈皇帝殉難諸
臣以區區一死遂可以塞責乎哉昔宋司馬之
印之死春秋以不死其官故書其官而不書其
名以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乃臨事一

無所恃而徒以鼠首為殉者君子弗取也語曰
起死者與生者言而使生者不媿其語則死亦
可以無恨天諸君子皆見烈皇帝而不能不
媿其言者也皆死而不可以見烈皇帝者也
范景文號質公河間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除
東昌府推官以清望擢吏部郎天啓間北人附
逆奄專政即家起景文掌文選事景文嘆曰彼
欲礪劍血人而以我為鏌鋣手未決月即移疾

求去天下高之卷黨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
史巡撫河南蒞事踰月即提兵入衛四方勤王
之兵先抵城下者以中州為首陞兵部侍郎鎮
昌平進南京叅贊尚書時賊在英廬留都爰
景文定營制治樓船鍊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
敢渡江會武陵奪情國論騰沸景文自南率九
卿論劾 先帝震怒除名為民已而復思之時
起為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

閣大學士時賊勢孔亟景文蒿目時艱中夜輒
浮零歎曰身為大臣不能伏劔為天子擊賊雖
死猶負國十八日召對時已不食三日矣飲泣
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詣朝房拒門自經
閣吏抱持解之入僧舍草遺疏賦絕命詩時傳
車駕出城故詩中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
之句遂拜闕號哭赴演象所投井死景文不聞
馬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倘以扈駕為名

尚可以無憾而景文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繇
其素志已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不欲
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
行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矣夫成仁取義
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竊附而
為之也弘光詔贈太傅謚文貞

劉理順號湛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
鄉累試春官不第至崇禎甲戌十上公車行年

五十三歲始成進士應殿試外傳策問題諸進士皆宿構入對理順獨無所聞詳覽制詔內有一事條對甚悉其一事 上所增入者也 上

見大喜擢第一授脩撰理順為人端方正言動皆可為法館師賀逢聖深器重之同館諸門人尊為一賢一聖甲中官至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三月十九日聞召肅衣冠入平旦門未啓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闖賊入城

相顧愕然俄傳上崩理順撫膺慟曰理順荷上
特簡生不能出一竒珍亂致逆寇披猖國家淪
喪臣之罪也請先死還寓入書於壁曰成仁取
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乃携其妻妾
及其子孝廉某併婢僕等共十二人闔門縊死
賊至其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好吾
輩奉李將軍令來護衛劉公何遽死也數百人
皆下拜涕泣而去京師人傳臣死君妻死夫子

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贈詹
事府正詹事謚文正

成德號玄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
未進士授岷陽知縣德為姚文毅所取士又善
文之肅烏程素不快德兗州守嘗以派餉屬邑
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德會巡方御史守
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德得旨逮問復抗疏
力詆烏程廷杖者三下獄坐贓謫戍而德之家

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
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
顛沛違禮賊至過窖及賊去窖中知父死於是
德之妹及妾蕭氏童氏皆縊死後十日德出獄
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妻劉氏終以追賊
逼死於家在戍籍七年赦還補如臯知縣尋陞
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見年來封
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憤發於中有養節義明

廉耻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當于
犯顏敢諫中來之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
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
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愧也
言甚激切上爲之動容闕賊犯闕德志在必死
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母舍妹俱在此爭欲先
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
其難懼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

及聞 先帝晏駕往東華門荼棚下號慟觸階
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夫
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
者鮮矣若德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
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德亦已微
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
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南京贈大理寺鄉謚文
毅母張氏贈淑人

汪偉號長源徽州休寧人其先徙應天為江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慈谿知縣為政無赫々名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烈皇帝念國家多難當預儲教歷中外安揀文武之才為異日揆席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入翰林偉以異等授翰林院簡討尋充東宮講官記注起居偉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益感激思報稱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云

午東兵直入長驅淮上而逆關勢益熾則上江
防疏首言布置之法宜於沿江要害如武昌九
江太平采石以至江北浦口或駐節建牙或聲
援策應絡繹聯合期於無隙可乘而操臣與兩
樞臣軍中事宜緩急相應又宜借鹽課截漕艘
改折江廣浙直各處物料本色以濟軍需皆一
時石畫疏上天子為動容癸未同考禮闈甲申
春逆賊犯關謂其繼婁耿氏曰吾死決矣出問

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還寓
耿氏先自縊死偉從容作書與其長子觀生具
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自縊書曰嗚呼我
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為一
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
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
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昴然也
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

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
皆吾見事也拒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
之華山張家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
親友俱為致聲天下事有可為不可失忠孝念
頭也時觀生己中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
死年二十三以晉生託其弟耿元吉匿之長班
家後得歸弘光朝贈詹事府詹事謚文烈耿氏
贈恭人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

惟偉一人而益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
曙三人又皆以偉門人死節

李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金
涇縣有能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聲望尤著時
門戶之隙已萌群小爭攻東林諸正人邦華為
鄒南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丁巳例遷山東
參議病免久之天啓中起廢籍為光祿少御未
任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為兵部

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逆璫用事崔呈秀等欲
舉諸名賢一網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天
鑒錄邦華名居前樞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
請入朝面奏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邦
華為內主璫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遂疏
論邦華削籍謫戍嶺南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陞
本部尚書己巳之警日夕練京營兵焦勞備至
然竟以是免己卯起南兵部尚書憂去壬午起

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東兵不入且飲馬長淮
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東南震動邦
華多方設處以數十萬餉資之遂得帖然是歲
獻賊破武昌駭亡及江右邦華於是有保東南
裕安據疏謂長江衣帶非僅三守九江守安慶
可恃無恐也為今日計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
九江賴撫駐吉安以壯虎豹常關之勢往來策
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

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
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邦華代之凡大事大獄
悉諮之不時入奏禁廷天語尚確多秘莫聞既
賊氛益熾關陝山西相繼淪陷甲申春遂稱兵
犯闕邦華知勢危急與勳臣李國禎各有揭請
太子南遷固根本以科臣光時亨參駁不果行
及城陷帝崩邦華聞拜文丞相祠復返寓閉
門書版曰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

靡他遂自縊死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文

馬世奇字君常普州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掌司經局印普奉使山東湖廣江西
諸藩餽遺一無所受典江西試分較禮闈所拔
多知名士甲申逆闖橫行中原召對世奇奏言
向因揚嗣昌宋一鶴左良玉等兵所在劫掠百
姓怨恨賊反借勦兵安民為辭愚氓被惑遂望

風叛降今當以收拾人心為本勅督撫鎮將約
東部位為急不然勢將不可救又言泗陵顯陵
被寇諸藩慘禍不一此為臣子皆有不共戴天
之義而猶泄：躄：依違兩可寧使敗壞封疆
不肯破除門戶國家之事豈容再誤手賊犯關
知勢不可為與駕部郎成德相約以死及城不
守世奇曰此我卒命時也家人泣曰如太夫人
何世奇曰不死亦辱太夫人同朝或過郎中語

世竒聞上南幸死不如扈從世竒曰吾意以矣
且主上安得南必死杜稷謂二妾朱氏李氏曰
吾死分也汝等奈何二妾皆自縊死乃望闕拜
慟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皇上果得出持此赴
行在又遙拜太夫人遂端坐自經而死世竒至
都嘗夢中吟文信國詩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
啼鵲帶血歸世竒殉國之志素定故兆先見於
夢云南京贈禮部左侍郎謚文忠朱氏李氏皆

特贈孺人

孟兆祥山西澤州人家河間之交河天啓壬戌
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
封考功文選主事驗封考功外郎晉郎中給
假回籍起考功郎兆祥峻節自樹中官某者有
關說拒不從遂以事降行人司副尋陞光祿寺
丞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
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賊

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子章明往哭收蓋父
屍亟歸別其夫人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
大人夫人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
夫人然夫人死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門外
止留一小婢在側夫人自縊章明扶掖之夫人
咽噎章明不顧取筆寫二詩復入書壁上曰有
悔吾夫婦屍吾必為厲鬼殺之天人氣絕昇一
扉置夫人加以緋服又昇一扇置夫人左亦服

緋自縊囑小婢曰吾死亦置扉上弘光時兆祥
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贈侍御史謚節愨

金鉉號在六北京留守衛籍常州武進人年十
八舉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
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講濂洛之學燕居
言行俱有規格人比之胡安定陞國子博士庚
午遷工部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羹憲
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特建公署鉉慮開交

結之漸決廉耻之防疏請罷之不報未幾奏憲
撤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銓又疏異憲妄自
尊大以 皇上迪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
臣委質 聖朝不敢匆匆中貴之庭致干交結
之條有旨切責差抽分杭州南關推征有法遠
人德之尋移疾歸銓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却掃
深究性理之學益自刻勵與劉中允理順陳儀
部龍正友善儀部稱其學行古人所難甲申三

月賊攻城急鉉跪母章太夫人前曰見世受國
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避地可以歲
毋幸速去太夫人曰余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
耶車急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辭太夫人
往驗火藥局十九日歸至御河橋聞賊入城鉉
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啗其臂得
脫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俛首入泥渟死之家人
報至章太夫人遂投井死鉉妾王氏隨太夫人

死其弟茂才錄哭曰我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
歸土不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
死之弘光贈鉉太僕寺少卿謚忠節

王章號芳洲常州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諸
暨知縣有神君之頌會卽令缺卽境多盜賊臺
使者以章才調往諸暨民奔走號呼惟恐失之
卽人來迎者諸暨人爭逐之久之乃得赴新任
諸暨人肖像祠之及治卽：人德章亦如諸暨

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按甘肅
甘肅邊徼重地章繇嘉峪抵天山單騎躬行撫
賞番人畏威懷德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多闕
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肖功糾非撫剝民侵
餉罪藩差擾驛陷良皆侃：無所避庚辰憂歸
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張甚章陳保江南策
都御史李邦華謂章具文武才題授巡視京營
及真定等郡破京師震驚調營兵五萬軍城外

襄城伯率之而章督在城兵為守禦計三月賊

薄城各官分門坐守章巡察防禦晝夜不息賊

攻廣寧門俗稱彰義門章急督戰城破遂入守阜成

門俗稱平則門親冒矢石連發二砲傷賊甚多城陷

與同事科臣光時亨並走城上遇賊奄至連呼

下馬下馬時亨即下馬章張目叱之賊衆中股

墜馬被執有降賊為偽官者謂章曰若降即入

用乃仰天大恸罵曰汝無父無君何面目見我

更說我降左右持刀傷其膝欲令章屈章坐地
大罵遂遇害弘光朝贈大理寺卿謚忠烈廕一
子錦衣世官而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章次子
之拭字膽御入閩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
許之因寓義烏浙東陷被擒不屈以死章父子
死皆烈、在人見聞蓋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稱
王氏鎮江言父子死節者稱陸氏

凌義渠浙江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大理寺

御賊偏盡焚其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騭諸書服
緋正笏望闕拜後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盡
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等語寓中絕絙
都為僕人箴過乃取短練數尺命二僕勒之僕
泣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不蚤完其節為
縶之憲掾義渠奮身絕吭而死贈刑部尚書謚
忠清

施邦曜號四明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

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繕司主事甲子典雲南試陞員外郎官通惠河道陞屯田司郎中丁卯出為漳州知府陞本省布政司叅政四川按察司使次寅推南光祿寺少卿轉北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邦曜見人心瓦解賊所至非降則逃所以然者繇官吏後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史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有實圖

察吏安民既大畧言巡按推重憲綱所載明言奸
貪蠹政害民者遂即掣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
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
呼名過堂未見掣問一人卽有一二叅劾需之後
命近卽有不時叅劾之旨不過取一二卑寒者塞
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為此文具考察官
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
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掣問巡歷府縣立時分

別庶幾人情震竦民生漸蘇然其要又在反求
諸身必賊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
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
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
吏卽是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
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逆賊犯京事急邦懼卽
以死自誓及賊入于空中從容自縊書曰慙無
半策匡時難唯有孤身報國恩時先帝升遐

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
得一周文節二十有一人之中而紹興乃居其
三

吳麟徵號磊齋嘉興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授
建昌府推官丁艱起補興化以治行高等徵拜
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蘓獻以建言下獄
麟徵上疏力救庚辰大計與掌河南道祁彪佳
矢志澄清略不假借時論快之故事掌吏垣者

計事竣即擢奉常麟徵以矢執政意久不調至
甲申三月始陞太常寺少卿時寇警且迫麟徵
以十二日受事十五日奉命守西直門十七日
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厲氣登陴指麾
守禦矢集如蝟敵落案前麟徵神色不變是夜
天微雨親督士卒以土石塞城門寇爭馳騁城
頭欲擅啓門中樞密遣卒出城峻拒不許十八
日以重賞購健兒縋城殺賊百餘人已而賊大

至十九日賊從德勝門入麟徵拒戶自經為家
人所解扶掖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
時傳天子一蒙塵有勸公扈從南下者不應同
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又救
醒泣而請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張目許
之祝孝廉者名淵同鄉人以保奏劉宗周被逮
留京師淵晨至麟徵與訣曰我登第時夢有隱
士劉宗周題文信公零丁洋詩二語于壁曰山

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今山河破碎
不死何為對泣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
應梳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
足矣菜：泉路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
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
為視舍殮乃去

陳良謨浙江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雲南八

理府推官舉卓異入為四川道監察御史甲申
三月聞變作縲梁上欲自盡書其几曰為子為
臣不能兩盡慷慨從容同歸一死有妾時氏懷
娠三月而良謨年踰五十無子台妾謂曰吾無
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時氏曰主
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
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其縲良謨另作一縲與
之同盡良謨父沒官雲南貧不能歸擯丘茂詣

選求大理府推官始得歸人稱其孝弘光時贈
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

許直號若魯南直如魯人崇禎甲戌進士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城陷長班促報名直曰俟吾死
汝往報名時傳 先帝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
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奈
何以有用之軀輕一鴻毛擲耶直唯々既而出
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為往比聞煤山

信號慟欲絕羊君輔從傍慰解諸僕環跽而哭
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我無憂也是夜寢
早君輔於別室呼僕授家書報其封公遂更服
官帶拜君父畢作詩六章有微軀自恨無兵柄
殺賊徒數報主心丹心未雪生前恨青史空留
身後名之句命僕取繩繫之僕股栗不能舉手
直斥之出遂自經比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
神氣如生弘光時贈太僕寺卿謚忠節

王家彥號尊五興化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授
開化知縣調蘭谿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丙子
憂去服闋補吏科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擢
實歛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
會家彥於是有關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
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
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
潔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

兵識者以為至論又見群盜蜂起皆因民困而
吏不恤上疏力言之以為今日之吏催科急者
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者以東濕濟其
饕餮賢者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布由是民窮
無聊起為盜賊一天倡亂千百成群宜少寬文
網令有司加意撫綏以遏亂源其他所陳皆關
切利弊裨補軍國為救時之要策庚辰陞入理
寺丞歷少卿太僕寺卿戶部侍郎癸未轉兵部

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戎事廢弛國勢日蹙
家彥力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犯關家彥守安
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為內應城
遂破賊得家彥欲降之家彥不屈賊忿甚提刀
段斬之或云城陷有諷其亡者家彥正色叱曰
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
追隨乘輿觸死犖前耳言畢自刎死南京贈太
子少保謚忠端

吳甘來號蒂菴江西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
中書舍人壬申擢刑科給事中歷兵科五至戶
科都給事中甘來在諫垣十餘年知無不言彈
劾不避權貴甲申三月十七日賊薄城急兄禮
部負外吳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時勢至此
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十九日城陷傳聞
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
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

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願欲苟全
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子侄簡几上
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彭君過取火焚之侄家儀
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
以終養百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 皇上在
則土木表彬靖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
於白水起斟尋於有仍庶幾庭闈無子而有子
廟堂無臣而有臣矣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

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南京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周鳳翔浙江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庶官左春坊左諭德靜默寧澹與范質公徐九
一相反善甲申三月都城陷鳳翔謂吳給事甘
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大行梓宮縞
素慟哭乃無憾甘來然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
荼棚下舉哀欲絕即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復

爾爾至寓作書辭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有今日男幸不虧辱此身貽爾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北向拜君復南向拜父母自縊死之閒詩有碧血九原休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贈禮部石侍郎謚文節

陳純德號澹玄永州零陵人崇禎庚辰進士是年二甲進士俱蒙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

職純德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順
天學校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回京賊入京
純德自縊死之其同以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
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而死者惟純德
一人南京贈純德太僕寺少卿謚恭愍

中佳胤廣平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儀封知
縣儀封小邑民謹朴易治佳胤減省條教一意
休息之入河界邑中多剽盜乃修保甲之令又

廣置耳目設購募盜皆奔它邑縣有不豪張甲
為姦猾把持一切訟獄事前後數令莫敢問佳
亂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震懾然兩河決佳亂
親負薪實土塞之滿三載舉治劇徒犯：壞八
而俗後好浮偽慢上多豪貴人居間請託佳亂
清嚴自持士不天家居僮隸數千指縱橫自如
棗囊奸宄或入民舍取器物傷織弱嚴收首惡
數人立誅之而其時盜不起有掃地王者率賊

萬人環攻，扼住亂登，陴固守，手劍斬賊一人，乃退。更謀之，父老築甌城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以清鑒稱。于時會東兵入，佳亂條，工便宜數端。上優旨答之。轉考功員外郎。嘗入計為協理，貶黜無所回避。擢貴多，不樂之。會佳亂，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遷大理寺副。甲申春，陞太僕寺丞。以收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

自嵩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佳氣將入都或
勸之以京師且危幸在外可無與佳氣慨然流
涕曰我國知京師當不支其如 皇上何遂疾
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徧謁大臣盡戰守之
策皆不省佳氣知必死十八日聚賓客為次子
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也十九日城破至王恭厰井中自投下死之
命其僕歸報太安人曰不敢辱身以辱吾親南

京贈本寺少卿謚節愍

趙謨號鎮所雲南昆明人天啓甲子舉人除貴州龍泉知縣壬午以禦土賊功行取癸未授四川道御史巡視中城捕賊謀以聞殺之城陷賊獲謨械之謨瞋目大罵賊刃杖齊下磔其屍于白帽衛衛以遠方乙科無為之請卹者附記之以表節烈

石匱書曰甲申死難而不獨以死難著者則別

之於馱傳而死難之外更無別事可記者則不
得不盡之於死難矣蓋以其死難故亦足以傳
也若更以死難諸君子而後議其一籌莫展不
能免 先帝於輪臺之難謂區區一死不足以
塞責則何以處夫不死者與不死而降者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一

勲戚殉難列傳

新樂侯劉文炳海州人以皇親得封闕賊破外城
先帝召文炳全騎馬鞞永固各率家丁二
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而出見賊數十萬城
以外無隙地返駕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
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妹適李皇親家年
未三十而蚤寡文炳名之曰余家非避難地宜

蚤來歸可以同命妹乃歸十九日城陷呼妻妾
子女及其妹悉避樓上撤其梯縱火焚之大小
男女共十六口皆啼號呼文炳文炳曰汝等先
去我即來矣遂就縊共燔火中祖母瀛國公大
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投井死弟都督
劉文耀亦投井死弘光元年追謚文炳忠壯謚
文耀忠果

駙馬都尉薛永固順天大興人崇禎癸未公主

先辛桓尚在堂外城破。先帝召永同率家丁突圍出不得，永同歸殺其愛馬焚其子刀鎧，甲到公主桓前，入書壁上。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以黃絲絕縛其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大逆。自到後之弘光元年，追謚貞愍。

惠安伯張慶孫，河南永城人，以皇親得封京城。破盡散家財于隣里，親甑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燬死。弘光元年，追謚忠武。

宣城伯衛晉春定遠人在朝候 駕聞闕賊破
城入急歸呼其妻妾子女婢僕輩十八人共投
穴後穴井中屍骸填塞井口為滿

石匱書曰開闕賊入城公侯將相及厥畹歟衛
無不投誠歸順而後以勒餉追賊極刑拷掠如
狸：喀血至血盡而命亦與之俱盡與四君子
所死則一而所以死則相去天壤矣蓋四君
子者義不反顧蚤自見機得攀附龍髯而名且

與河嶽日星相為終始視諸人之死於桎梏拚
揚與死於斧鑿刀鋸真蠅蚋蚊虻等耳祇爭一
劑而坐失千百夜臺有靈請人其亦知自痛也
矣

石匱書卷第二十二

倪元璐列傳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
進士館選庶吉士元璐初第時權璫竊柄群奸
肆行元璐獨屹然孤立丁卯典試江石命題深
刺時事幾陷不測先帝龍飛陞翰林院侍講
有請毀三朝要典及辨東林三疏天下傳誦紙
貴洛陽辛未分校南宮揚廷麟為本房首拔士

大有聲譽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元璠陳制寔制虛十六策上為拈之屏間出入顧視每歎

曰奇才奇才乙亥晉國子監祭酒定齒肖禮命諸子俟入學所教士有法嘗言吾痛居父之道不剛而華裔之防漸隳於是進諸士發明春秋方不厲鐸鍾而收者吸人以並封秦制劫去遂家居者六年朝夕承太夫人歡壬午八月北騎取八城將攻關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原懷彰

衛當事者謂元璐向負才名請試盤錯乃詔起
兵部右侍郎元璐以太夫人年踰八十辭不就
有詔敕趣遠北騎不入破河間臨清循充濟諸
城無不下者元璐長跼告太夫人曰自瓊州公
以來再世祿食今天子有意奈何太夫人裂
所衣襦示之曰為爾旃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
家召募得數十人及乎瓊率諸家丁徃可數百
趣淮上問淮撫覓益徒助之無有應者歎曰吾

即不破賊朝夕必達不以邊事獨遺君父乃身
率十騎持滿矢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至京師
上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俊講官也即日召見
元璐為條奏制敵禦寇彼已情形曰臣沿途遇
將輒稱北騎難殺而難民皆云北騎可圖蓋兵
將見形難民見情也北騎綿亘數十里衝突颯
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女直人無多遼人過半歸
營竦略夜即酣淫熟寐又中怯畏死失利則闔

營慟哭遠人每凌西裔心志不咸此其情也難
民入敵中故得知之天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
行間諸臣無為捨伏偵聞之事者故零技時有
而不獲無聞防守有餘而剿擊不足非不用力
勢使然也今北騎三股分東西二路東路皆東
人西路皆西人及遠人從定州移方順攝稍西
度其必俟兩幟相望西路從保定突衝良涿轉
掠過東合營出口臣愚謂宜乘其未合盡集各

路入兵并攻東路勿擊首尾直搗中堅韞重難
民所在猝擊衝之必亂東路既潰西路不敢復
夾不得下趨固龍二關是於險隘合山西宣大
保定三路重兵遮追大擊庶成大創去不復來
今賊分兵亦與分思賊合兵不得復合彼并力
奮死孰復有誰何之者乎又言禦寇機宜以九
江為中擅武昌為前茅淮揚為後勁先在遏之
使不得下然後厚集兵餉力滿氣充非旦夕可

計功也 上溫諭裴美之時輔臣周延儒自請
督師而陳演謀搽首揆以賄敵搽之且慮 上
屬意元璐乃告 上曰天下不治繇兵農不合
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颺耳使元璐為
大司農元颺為大司馬彼此叅合不日可治
上心然之即日命元璐為戶部尚書馮元颺為
兵部尚書元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固辭 上
召至中左門諭以祖宗成憲固不敢變今用人

為急毋固遜元璠乃勉受命因曰必使臣者臣
有三做一寔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摧兵回
準兵以摧餉彼此相摧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
求民間不利不害一舉與除多以數小生節
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摧衡苟政
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乃退與馮元飈商互
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簿差請以餉部兼職方
得以察核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

時至元璐曉夜持籌滿三十下遠床少不休日
酌道里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
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元璐在
部士無譁者乃當守營之苦不甯強而礦砂楮
幣之說日聒于御元璐數爭之未得也柘臣又
以是因之元璐歎曰若使傳說化為膠鬲裔吾
化為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耳西人湯若望挾
伎巧亦以開採進元璐面折之而入瑞陰為內

主乃上疏曰百稱鑄山埒於煮海原其利害寔
相逕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發鑿勞費
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或望其氣
鏹鋤反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脉三也自萬
曆中年礦使為禍海內恹痛今復驛駭羣心曷
搖四也臣觀萬曆會計錄據其所得子母出入
常不償失常時進奉總屬民脂非繇地寶五也
有礦卒必有礦賊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即與寇

通六也時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椹元璐告輔
臣蔣德璟曰此事台不能獨力願公分任之乃
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椹皆曰剪落餘條於桑
無害今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勢必就
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復堪騷動上猶
豫德璟疏亦入乃輟不行而噂嚶者日益進謂
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入司農還講幄上
曰倪尚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効

即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計臣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思做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幣鑛砂為。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捨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沉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着以原官始舊專任講職元璐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上御絳筵元璐曰陳生財大道上疑諷已輒詰曰今邊餉匱絀生衆為疾作何

理會元璐徐曰 皇上聖明不妨絲擢互用臣
儒生止知因民之情歲富於國耳 上不憚元
璐不引謝翌日 上謂輔臣曰從來絲楚有問
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是朕之過也元璐在絲
筵久 上方留意啓沃每當元璐直講必前席
傾聽常於講中直箴延儒體仁之失 上怒以
手麾書仰面倚几坐元璐益抒詞朗切 上乃
稍前就案辛霽容受為三月賤犯闕急勸 上

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又請以六十金募一
士得五百敢死可破圍台勤王師亦以為無及
是日聞賊踰城乃束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
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與闕神對酌三觥出就
廳車南面受縲題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
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死頃之賊至問公安
在則陳屍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弘光元
年旌公忠第一贈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謚

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美建祠京師曰旌忠黃
道周曰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能使一詞
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幄致
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火
稱陸宣公為相其所聽信迺不如其為學士時
崔與之避位智于文天祥葉夢鼎之棄官賢於
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立臣之離合皆
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藁以為胙封

或晨夕以為終古七尺之根麗於兩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歿不相亦歿顧不以相歿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先帝在天顧念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迺今知人石匱書曰倪太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迺當死賊猖狂之際卒不能出一策焉下先帝於輪臺之難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重情也先帝併情吾太史也蓋君死社

殺而臣死君千古得死之正無過此兩人應無
遺議但論死於不能死之人則死死為泰山論
死於能死之人則死又為鴻毛嗚呼若吾太
史者豈可以一死却其責哉